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T 5431/2516

為可堂初集跋原表

第一冊 序文首葉

為可堂初集缺葉表

第一冊 序文 首葉

余卽記之惜余善忘記之而不
書於冊尋又忘也他人之學多
得於書余獨得於友他人用誦
讀余用談說性有所近不可強
爾歲在甲午學農鄉庄農隙無
事兒子願愚及甥林昉從見其

讀通鑑大抵拘牽舊說不能有
所發明余乃爲論列以開其未
逮曉之所論晚卽成文凡一月
得六十餘篇卽向之偶得於友
者轉告於吾兒吾甥也使吾兒
吾甥他日亦有若吾之友者聞

見不益廣乎且加以誦讀之功
其學不益固而有本乎吾姑先
引其端望吾兒吾甥之他日之
起余也是冬檢行笈舊存復得
三十篇共九十篇從游者集爲
十卷授梓因述所得於友之本

末弁於首以不忘其所自內二
篇陸講山作余刪數言并載之
欠菴朱一是自識

爲可堂初集目錄

梅里朱一是著

同學陸屠

圻閱

卷一 論十首

虞舜論

象論

鯀論

稷契論

少康論

古公亶父論

箕子論

武庚論

武庚論二

蜚廉論

卷二 論十一首

周武王論

共和行政論

周宣王論

周平王論

魯隱公論

三桓論

荀息里克優劣論

齊桓公論

趙盾論

季札論

伍子胥論

卷三 論九首

豫讓論

商君論

燕秦論

樂毅論

趙武靈王論

藺相如論

范雎論

白起論

李斯論

卷四 論十一首

漢高帝論

劉項論

項籍論

范增論

韓信論

張良論

張良論二

張良論三

曹參論

蒯通論

田橫論

卷五 論十首

漢武帝論

蘓武論

李陵論

霍光論

趙充國論

疏廣疏受論

陳湯論

孝元皇后論

王莽論

揚雄論

卷六 論九首

漢光武論

鄧禹論

嚴子陵論

班固論

蔡邕論

曹操論

魏延論

孔明真可謂大丈夫論

孔明真可謂大丈夫論二

卷七 論八首

諸葛亮論

晉武帝論

王猛論

崔浩論

梁武帝論

隋文帝論

王通論

李密論

卷八 論九首

魏徵論

駱賓王論

盧懷慎論

李白論

李白論二

李泌論

李德裕論

高駢論

趙普論

卷九 論十一首

宋太祖論

宋太宗論

寇準論

寇準論二

西夏論

王安石論

張浚論

胡銓論

秦檜論

秦檜論二

完顏亮有功於宋論

卷十 論辨八首

孟琪論

余玠論

方正學論

天地人所生辨

女媧非女主辨

商周不改月辨

周室卜年八百辨

封建井田辨

終

爲可堂初集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論

虞舜論

分疏明

史記載唐堯虞舜其原皆出于黃帝黃帝正妃

白乃起論斷

嫫祖一子其一日玄囂玄囂生驩極驩極生帝

嚳帝嚳生堯自黃帝及堯凡四世其二日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

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黃

帝及舜凡八世世數雖遠相傳之系釐然可考

追別其序。堯與敬康當爲昆弟。是舜之高祖行也。堯之二女。舜蓋有尊稱矣。以之作配。畧高玄之等級。結甥舅而講昏姻。竇倫不已。甚乎聖人。人倫之至也。堯又敦叙九族。以平章百姓者。乃爲竇倫之首。而勿顧乎婚禮。始于宓犧。合二姓之好。以殊于異類。之無別其定制已久。豈堯舜以天下爲重。度越常禮。人不得議其竇乎。聞嘗禘考載籍。以意斷之。知史記之誤。虞舜殆不與堯同姓也。蓋舜之先有名慕者。開國于虞。傳及

此是寔○據

瞽瞍。意瞍亦虞君歟。故剗制十五絃之瑟。特不能分別好惡。名曰瞽耳。非生而無目也。舜實世嫡。當君虞者。象謀殺舜。曰謨。蓋都君咸。我績。都君貴稱也。世儒惑于窮蟬。以後微爲庶人之論。以都君謂舜之別字。亦何據哉。使舜而微爲庶人。何害于象。亟亟乎謀殺之。唯殺之。則奪嫡而奄有其國。故後母與象咸欲甘心于舜。而如勿及舜之耕稼陶漁。誠欲晦跡草野。自食其力。以國讓弟也。繇此論之。舜爲虞國子明矣。旣爲虞

國之子則必爲君幕之胤既爲君幕之胤則不
 爲黃帝之裔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媯妫嬪于虞
 蓋舉其國名也舜受禪定有天下之號曰虞仍
 其祖之始封而不易也然則舜國虞而姓姚堯
 國唐而姓祁一祖幕一祖黃帝爰通昏媾豈有
 戾焉顧廼舍二典之明文摭摭傳疑之史而紛
 然議其同姓爲哉或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
 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祈已滕葳任荀倍姁
 嬛依是也既已分姓則通婚可矣然夷考堯姓

伊祈而舜之姚氏則非十二姓所載也亦何爲
 而謂同姓乎豈昌意之賢不得賜姓在十四人

此下辨析更明

之外乎且三十爲世年命脩短不甚遠也黃帝

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自高及玄曾幾何時

世之相去以倍乎媯祖之子女囂爲大宗之子

先育傳世較遠理之常也廼大宗四世而昌意

之小宗八世何修短之顧反乎且非徒堯也據

史所紀棄契皆堯弟禹亦堯之從昆弟也堯猶

舜之所事年長于舜若二人者舜舉之而事舜

爲可堂初集 卷一 三
者舜百有十歲崩崩二年禹代位其年當不得
與舜齒矣禹與棄契皆幼而爲四世之尊行舜
長而爲八世之卑序誕誣不經莫此爲甚予故
備論之以俟世之善讀書者

堯舜至今不過二千年豈遂荒遠而謂同姓
結婚悖戾實甚皆緣秦人燔書太史公得書
不多故有此等謬誤然後世聖人必以堯舜
爲法悖戾如此安可不一辨之哉

象論

聖人人倫之至也不幸而變生同室親親之愛
有所不能行則忍而行法聖人之不得已也若
舜周公是已周公之于三叔畔周也或誅或放
而舜容象匹夫之前而亦放象于爲天子之後
豈天子與匹夫異乎蓋舜爲匹夫象惡行于匹
夫止一身耳可諱也舜爲天子象惡行于天子
卽不行天子而禍及天子之天下不可諱也况
象爲天子之弟則爲惡有力舜有天子之權則

制惡亦有法。細法以徇象。天下充而效之。將因象而廢法。故斷然放象有庠。而不疑放之所以重法也。然象亦于是乎全。蓋使象不得有爲于國。其罪亦止于放也。已矣。孟子乃謂封之而非放。此失實之論也。夫封也。何必有庠哉。先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荒服者。政教荒忽。蠻夷流人所雜居也。夷考有庠。遠屆西南。在荒服之外。以九州之大。天子之貴。弟胙土錫田。豈其無地。

顧于炎微菁莽之區。啟宇而列爵。哉則非封也。明矣。吾觀舜之行法。大都有所風示于天下。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四裔也。投四凶于此。以禦魑魅。當時象之惡不及苗。鯀比于驩兜。放流之例。置于有庠。亦四裔類也。俾荒裔之人。知天子有丕才弟置之法。若此。苟親不及弟。而惡過于象者。益爲天子之不恕。天下聞其風。而懼且服。當甚于四罪矣。此尤放有庠意也。或曰。象之惡著于

家不著于國。舜爲天子。安知不可教而格之乎。
 夫象之性傲。其不能下人也固矣。有作亂之才。
 而憑父兄之勢。其倡狂妄行。將有不可制者。鄭
 莊公成叔段之惡。予之京城大都。多行不義。卒
 自斃。君子以爲莊公有罪焉。漢淮南厲王驕甚。
 文帝勿禁。及謀反。事覺。檻車送蜀道。死。遂爲文
 帝盛德之累。惟象之不弟。甚于叔段。淮南王舜
 不恐爲鄭莊文帝而早爲之所放。諸有庫以全
 其不才之天年。殆親親之至。曲行而無害者乎。

二証甚確

故曰象于是乎全也。且其放象。非有所甚禍于
 象。但不得有爲焉。爾衣食租稅聽命于吏。孟子
 固已知之。而文其說曰封。誠慮戰國人倫之薄。
 因事以飾詞也。孟子七篇義主乎風。世說近乎
 縱橫。其事多有不可據者。如瞽瞍殺人。竊負而
 逃之類。偶然之文。非通論也。卽其證封象也。曰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故源源而來。常常而見。
 夫舜都蒲坂。去有庫若此。其遠駢馳往還。何啻
 萬里。欲使荒服以外之弟不及貢。而長接于舜。

教語折倒孟子

前吾不信矣。

辨論甚正非滑稽之筆

鯀論

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夫舜禹受
堯舜之天下。一宗堯。一不宗舜。舜禹之父皆不
類瞽瞍不郊而鯀郊。得非虞舜之公而夏后獨
私其親乎。朱子論之曰。非私也。聖人之制祀典
也。協乎天理。人情。未嘗有意而爲之。以求異也。
舜非不欲宗其父。而瞽瞍不可宗。則不敢徇私。
以廢天下之公。禹非不欲宗于舜。而鯀猶可郊。

則亦不敢附公以矯一人之私蓋堯舜之子皆
不肖而舜禹之父才不才故甚遠也于何徵之
徵之于書書曰父頑母嚚有鰥在下瞽瞍之惡
聲已著聞于朝野世未有爲人父而欲殺其聖
人之子者則舜之不能欺天下而歸善于親固
已諒矣若鯀則書甚稱之當堯之時鴻水滔天
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堯以爲未
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于鯀者願帝試之于是
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于是廼更舉舜舜殛鯀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
業嗚呼以洪水之大害堯廷聖賢之多莫能任
使而獨使鯀此豈尋常之士哉用之九年功不
成而始殛意九年之前未必無功特未成耳舜
之舉禹使續業不能棄鯀之前勞也禹貢曰既
修太原至于岳陽修者因鯀之功而修之也當
是時鯀治水九年其規畫必有效而可循其材
物必有儲而可用其用人必有奔走諳練而可
使此數者求其因襲而無更端非用禹不可禹

空○中○設○解○

傷父功之不成經營勞苦又十三載而克濟夫
 以禹之聖必十三載而克濟然後知治水之難
 前此之未成不可盡以方命爲繇罪也繇作而
 禹述父子相承玄圭帝錫用底太平是禹之功
 卽繇之功功禹而忘繇是世俗成敗之論也大
 要繇之爲人恃才而寡識思以其才抗水禹濟
 之以識因其勢而利導之故孟子以禹爲行所
 無事爾然繇之心則苦而力則勞矣身爲神明
 之胤不貪逸樂之榮任天下之大難犯衆人之
 害是難得

共畏孳孳九年身伏國刑名編凶族猶遺未竟
 之緒使仁孝之子不成勛烈豈非幽明人鬼所
 共諒以之配天豈有讓哉夫典禮有常追崇莫
 並旣已禘繇不復宗舜夏后氏之子孫以爲國
 然而行之自不得議禹之異乎舜也夫舜之宜
 與堯同爲宗與堯之後宜與舜之後同爲恪一
 也乃周之分封封虞夏殷爲三恪不聞求唐之
 後而賓之是事也人亦以爲疑愚謂當時堯之
 子孫或無有其人堪備恪者聖人亦已之不以

聯類而論大疑俱破

成○例○必○狗○焉○夫○以○爲○成○例○而○必○狗○者○往○往○至○于○
害○事○此○古○今○之○大○患○也○

夏后之祀典成千古疑案自有此文而豁然
矣○北方尚有鯀隄聞城郭亦始于鯀當時
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此論要
爲至當

稷契論

史稱帝嚳四妃元妃姜源生稷次妃簡狄生契
三妃慶都生堯四妃常儀生摯摯母序最下摯
以長故得先立此豈黃帝之家法歟黃帝以來
雖與子實與賢也故少昊舍驕極而立昌意之
子顓頊顓頊舍窮蟬而立驕極之子帝嚳帝嚳
有三子皆聖人顧勿之立而立不著之摯抑何
說歟稷爲元妃之子比堯契又加貴焉殷人舍
微子而立受比于其例則稷當嗣嚳者也乃微

獨不得嗣而稷與契在摯堯之世何泯然無表
見乎摯在位九年而廢堯在位七十年舉舜爲
相舜乃舉稷契用之使稷契爲嚳將崩時所生
子乎計其年亦八十老矣堯方倦于勤而稷契
始奮于用何昆弟哀健之殊而登庸遲速相懸
若是乎且以堯之神聖無幽不察胤子朱在宮
工驩鯀在朝皆知其不材而廢之臣工強任鯀
治水績用勿成而明益著若有鯀之虞舜隱迹
農畝已聞其聖于師錫前矣何至家有明德首

出之兩弟年踰八十尚不知舉必俟相舜而後
舉之乎自我論之稷契殆非帝嚳子也舜常舉
顓頊才子八人曰八愷帝嚳才子八人曰八元
元愷豈二帝子哉亦云其苗裔爾猶今之世族
也若稷契或亦元愷之類其生當後于舜禹故
堯未及知而舉用耳且夫信史不如其信經也
稷契之所生載乎詩者甚詳皆不言帝嚳後也
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方將帝
立子生商則契固娥國君之子與夫人簡狄所

于玄鳥至之日而得者也。後人因其聖而神其
 生日。天命玄鳥降生焉。耳。娥國本微契以明倫
 功大。改封于商。故云。方將是帝所立也。若稷則
 備乎大雅。生民之篇。曰。厥初生民。時維姜源。克
 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載夙載震。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則嫫固郃國君之女。隨父母出祈
 高禱。感天地之異氣。未嫁而生稷者也。使嫫爲
 元妃。則有帝嚳在矣。詩何以云。居然生子乎。居
 然者。徒然也。無人道也。無人道而有子。故怪而
 解得妙。

多方棄之。其後著異。乃收之。詩又云。誕后稷之

空○中○結○構

穡。有相之道。卽有郃家室意。郃國無嗣。稷其女

出也。有播穡功。卽承其統。而世祀姜源。不哀歟。

夫周人善頌其先。苟有功德。無不張詞說以美

之。而嚳寔賢主。嫫爲之妃。不畧見于篇什。無是

理也。娥之所本。不可考。郃爲炎農之裔。蓋姜姓

也。此與高辛氏何與。必欲引不可據之說。謂稷

有此証方無漏

契。父嚳而宗堯哉。或曰。商人禘嚳。郊契。周人禘嚳

郊稷。非無徵也。余謂禮經爲漢儒僞撰。商周之禘

魯因四妃之訛而襲其說也。夫商之禘也，祖契。長發之頌是已。稷爲太祖，周郊以配天，太廟之制，思文之詩，班班可考。又何嘗及魯哉？舜不出于黃帝，必云黃帝，稷契不出于帝，魯必云帝，魯世亦有神明之德，間生而崛起者，拘儒謂五帝三王相傳一姓，嗚呼斯已固矣。

上古之事原不可憑，然如此等太史公太傅誣矣，引經折史，故非妄撰。

少康論

從古中興之主如少康者，蓋亦難矣。自太康遊畋，后羿距之于河，歷仲康王相微弱不振，羿逐王相，篡位八年，寒浞殺羿，又二十年，浞使其子澆弑相于帝丘，篡位凡四十年，合羿共四十八年。王相以前，毋論卽四十八年，夏已已久矣。三十年爲一世，夏之臣民自父傳子，已不習有夏之號，令卽禹啟德澤之深，亦已漸忘，而少康顧以田一成，衆一旅，勃焉復興，有虞發跡，不讓南

陽季杼繼美居然靈武實爲漢惠兩建武開先
 焉。嗚呼。顧不盛歟。君子觀于此。而深嘆羿浞之
 惡。不如後世亂臣賊子之甚也。羿之于太康。距
 之而已。于王相逐之而已。浞遲至二十年而弑
 相。當時相或圖復辟而見弑。非必浞欲弑之欲
 弑不待二十年也。弑之而有仍氏之女。猶得腹
 少康而免于難。少康生二十二年。奔有虞。亦不
 窮索得積。漸經營而復興。向使浞弑相于殺羿
 之初。或追少康于奔。有虞之後。其法皆足以滅

創解

夏而浞不爲。豈非浞惡過于羿而待亡國之子
 尚。有餘地哉。後世則不然。取人之國。必滅其子

此下餘文然寔作此本旨

孫殆盡。夫揖讓盛德也。征誅不得已也。然湯放

桀。不殺桀子。淳維得走于北狄。武王伐紂。封武

庚于洛邑。叛而誅之。不叛不誅也。後之亂臣賊

子。耻有征誅之名。往往內禪而飾行揖讓。及其

殘忍凶暴。則不惟征誅之君不爲。并篡弑之羿

浞。亦不爲者。輒爲之。而罔顧其報。施亦環相應

不爽。如曹氏司馬氏之後。豈不然哉。宋劉裕之

代晉臣民歸心已久。恭帝欣然禪位。避瑯琊第。裕必使兵人踰垣而弑之。齊蕭道成代宋弑汝陰王。令宋室無少長皆死。梁蕭衍代齊弑巴陵王。以生金進加摺之。夫晉宋齊之薄德必無可爲。少康之人而踵事相效。視爲固然。若不可但已者。其他不可勝數。北朝諸胡慘毒尤甚。然皆六朝南北及五季短祚者所爲。而漢唐宋則未嘗有。漢代秦。唐代隋。皆得于群雄之手。不誅秦隋之亂。宋則立碑太廟。令世世子孫毋殺柴氏。後忠厚開基。宜其後靈長也。

亂臣賊子亦有升降。可謂憤激矣。然國祚長短。報應實是如此。可以著戒。

古公亶父論

古之大有爲者必明乎棄取之理。惟有所棄也。而後有所取。然未有如古公亶父之至奇者。方其事。樵鬻也。棄珠玉諸物。而取土地。又棄土地。而取人民。其棄取顯。而人知之也。及其廢長立幼也。懷剪商之志。棄家國。而取天下。其棄取隱。而人不知也。夫去邠遷岐。樵鬻且不能禦。而欲剪商國。且不能自存。而欲圖天下。且商亾在數十年之後。斯時紂尚未立。何從知商之可剪。其

孫之必昌命名以期後驗嗚呼其事不甚怪其
謀不甚深而遠哉越勾踐之事吳也甘心于臣
妾而不爲耻陳敬仲之奔齊也卜與于八世之
後古公以句踐之能忍事獯鬻復以陳敬仲之
前知移商祚凡後世之辱人賤行與陰謀秘術
不謂上古聖人兼而行之卒之因避而得興因
興而致王如持券取物纖毫而不爽我儀其人
大約沉至而善持亦確高而能斷後世文王得
其沉至囚羸里而不悔古公避狄之智也武王

得其確高戰牧野而除殘古公剪商之勇也文

王武王先後作述五十年服事小心與十三載

戡定大畧共成一初造之古公古公之追崇太

王豈倖乎且考其生平之所爲皆反常而至危

也夷狄可禦不可事古公事獯鬻則得趙宋事

金人則失矣國勢宜靜不宜動古公去邠遷岐

則得平王去西京遷洛則失矣立子以長不以

少古公舍泰伯虞仲立季歷則得晉獻公趙武

靈秦始隋文之屬紛紛廢立則皆失矣孔子稱

事在相形而後明

泰伯爲至德。列虞仲于逸民。其人皆賢聖。何遂不如季歷。而必舍此立彼。能使二子喻父之意。而自逃去。不更難乎。數者皆亾國之事。世王以之。亾古公以之。興轉禍以爲福。才近乎好新功。成乎善變。故論行事而至古公。致治之國。紀與貽謀之家。法皆不可拘之。以典常。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斯可謂神明者也。

古公千古最奇人。斯文之妙在連類而觀其奇。乃著

箕子論

殷有三仁。比干之死。以爲君也。微子去之。以爲祀也。箕子封朝鮮。奴于商。而夷于周。何慘甚歟。是其不死。必有說。君子讀易。明夷之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喟然嘆曰。乃今而得所謂箕子矣。上古混濛。獠獠狂狂。明幾息矣。河出圖。奇偶畫。而道大明。迨于洪波九載。下土汨沉。明又幾息矣。洛出書。九疇叙。而又大明。是故洛書者。河圖之變。庖犧與大禹。道相禳者也。大禹旣沒。

妙解

歷千年唯箕子得其傳繼繼承承將垂統于萬
禩焉然則箕子之身萬禩晦明攸係之箕子非
紂之箕子也抑亦非商一代之箕子也非紂之
箕子則君臣之義不得而死之非商一代之箕
子則鼎革之變亦不得而死之昔者商之季世
斯道之大絕續也庖犧河圖之傳在文王而紂
夷其明囚于羑里爰爰乎息矣而不息大禹洛
書之傳在箕子而紂夷其明囚而為奴爰爰乎
息矣而又不息文王之處明夷也醢伯邑考獻

美人以求脫焉箕子之處明夷也國朝鮮朝宗

周而不悔焉夫殺其子忍也獻美人佞也國朝

解願之論

鮮夷狄也朝宗周事讐不忠也文王箕子即欲

愛身惜死亦何至傷恩滅理甘為辱人賤行若

斯極哉誠懼身死則明息明息則天地毀而人

道底于絕矣當是時文王箕子皆不用明而用

晦用晦所以全明也唯文王晦其明而不息而

周○公○文○王○又○絕○好○主○容

後得傳周公唯箕子晦其明而不息而後得傳

武王武王者國之讐而道之親也箕子之明于

是乎托君子讀麥秀之歌未嘗不悲其詞哀其志
志○亾○國○之○泪○有○靈○靈○不○能○止○者○箕○子○卒○不○以○國
讐○易○道○親○與○之○陳○洪○範○而○不○辭○斯○箕○子○所○爲○仁
歟○然○則○比○干○之○死○以○爲○君○仁○一○人○者○也○微○子○之
去○以○爲○祀○仁○一○代○者○也○箕○子○之○奴○以○爲○道○仁○萬
禩○者○也○非○孔○子○其○孰○能○知○之○

國讐道親千古快論大易明夷卦中絕好一

段註疏

武庚論

今夫取人國殺人父欲其子北面事讐其子必
庸闇媿弱無人情者如安樂公陳留王輩乃可
也○否則墮亾國之泪大復讐之義苟乘瑕釁鼓
動○千○古○隻○眼○板起成爲復興之少康敗爲誅死之武庚雖
幸不幸殊焉感憤蓄志一也○余觀武庚固人傑
也○何倅乎周之國殷而封武庚也○疑而設監固
知武庚非庸人矣○監不他使使管若霍若蔡亦
以三叔之才能制武庚爾卒也○監之而適以輔

之張義旗倡大難危周室焉夫以三叔之才親成王叔父周公之兄及弟也乃疑其親背其君而輔武庚則武庚寔能移三叔之心所以致其然者蓋有術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殷之所以亾周之所以興也今周之周親反爲殷輔武庚非善間敵而用其才者耶且殷之餘民頑之不辭遷之不悔雖武庚已死其風不變乃分爲二而散處焉武庚又得民心者耶得民心仁也用敵才智也幹父蠱孝也大復讐勇也以仁智孝

勇之才稱兵西嚮爲其所欲爲動搖周室豈苟焉而已耶使周無成王爲之君周公爲之相則武庚之所爲必成惜也君臣之間不爲流言所敗卒勝武庚而三叔或殺或放餘民分而遷之是天之祚周亾殷武庚遭逢之不幸也然其謀可爲武庚吐氣自老其氣自稚卽見商三宗于地下其心可以無媿矣武庚歿乃封微子于宋備三恪其後自馬來賓隱忍傷痛以存厥祀此惟微子能之而武庚不能也蓋微子存仁聖之心武庚具英雄

之。畧。仁。聖。達。乎。天。命。以。自。解。英。雄。發。乎。人。情。有。所。不。能。制。以。存。祀。論。則。微。子。是。而。武。庚。非。以。復。讐。論。則。武。庚。所。見。者。大。所。執。者。正。欲。其。隱。忍。爲。微。子。大。拂。情。而。不。願。也。嗚。呼。豈。非。人。傑。哉。此。微。子。所。以。列。爲。仁。武。庚。不。失。其。武。歟。

可破成敗論人之習見

武庚論

其二

武王已定天下。立成王。周公相之。召公佐之。根本固矣。同姓異姓。各君其國。人自爲守。犬牙相制。枝輔繁矣。根本固而枝輔繁。卽有變難動搖也。且殷亾也久。武庚雖國故都乎。大或百里。小或數十里。比于侯封止矣。豈仍王畿之舊哉。劉裕奉晉帝爲零陵王。卽宮于故秣陵縣。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三叔監殷。故其類也。周之大定如彼。殷之坐困如此。區區因不利之流言。乘

釁輕動比強繫勝是以怒螳之臂敵烏獲之勇
 也必無幸矣嗚呼武庚亦不知天命矣哉然孟
 子曰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
 焉則是凡人可言天君父之變不可言天凡人
 可委命臣子處君父之變不可委命以君父之
此○至○性○人○正○論○也○
 變而言天處君父之變而委命是滅真良之性
 虧復讐之義使天下之欲爲忠臣孝子者皆逡
 巡畏懼而自退也周之亾殷雖以仁易暴乎繇
 武庚而論國耻也父讐也使武庚非人情則可

武庚猶人情也亾國之虜故君之子北面事讐
 感懷傷痛椎心勃發必不能一日安其國者旣
 周之主少國疑君臣相嫌兄弟相害此一時也
 瑕釁可乘而讐復耻雪計不反顧矣成敗利鈍
 豈所慮哉幸而成則大善卽不成殷已亾不愈
 亾也禍及身爾身何惜焉且立國而監之周固
 知武庚非庸人必爲亂疑且設備矣苟蹉跌必
 重誅是亂固誅不亂未必終自全也矧三叔謗
 其兄已爲變挾武庚爲重武庚縱無人情欲爲

劉禪陳叔寶亦有所不可矣。尚暇言天命哉。卒也。身死祀滅。遷其民而國微。子是天命之有定。而武庚之不幸也。要其志氣固已確矣。後之人覆鑒前車。懲噎廢食。商周以還。亾國之子孫皆不得享王公之奉。以善其終。嗚呼。其武庚爲之歟。勝國之君臣不敢繼絕。存亾自處于忠厚。嗚呼。亦武庚爲之歟。

此論亦不可少

蜚廉論

蜚廉紂之忠臣也。史云蜚廉善走。其子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泰山而報。嗚呼。紂旣已亾矣。不忌臣節。爲壇報命。此其心何心哉。孟子云。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史又云。以華氏歿。遂葬霍泰山。皇甫謐云。去堯縣十五里有塚。常祠飛廉。意廉報命之後。武王執戮于海隅。時人哀廉之志。歸骨霍泰山爲祠。

祀之不衰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
 稷也則亾之若是乎社稷爲重君爲輕其君獲
 罪于社稷者臣弗與死亾之禍嗚呼此誠哀世
 之言教天下爲人臣者不忠爾夫旣委身事君
 俾君獲罪社稷亦臣之罪也况君死而臣獨生
 不又獲罪于君乎故古之純臣雖事暴主猶曰
 天王聖明雖國滅君死不敢苟免其禍事死如事
 生有命必報之且爲之壇不敢媿君威于艸莽
 也方商周鼎革皆紂之親臣若微子箕子之賢

正論

皆全身而受武王封爵飛廉還報紂命乃以死
 特聞豈非懷伯夷之耻與首陽比烈者哉季札

此下全用引証亦作文之法

奉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季札心許之爲
 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
 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夫札與徐君非有不解
 之誼也寶劍非有付託之重也而不以死故負
 之亦不敢自倍其心耳欒布爲彭越使于齊而
 越以謀反誅布從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吏捕以聞布曰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

越寬死卓窮
凶則豈自不得
此于布矣

蔡邕爲董卓所舉卓伏誅暴屍于市凡黨卓者
罪不赦邕獨嘆卓爲王允所殺彭越董卓其人
何足取耶不過爲樂蔡之友樂蔡激于知己之
感不以存亡異心願爲之歿忠節之士他如孔
車之收主父偃云敵之收吳章高義比諸樂布
賓客師弟若此類可勝道哉况乎君臣之義乎
生而承命死而復之出則陞辭歸則壇報固其
所也將焉避死蜚廉之心不忌紂授命海隅誠
有見于此歟故曰紂之忠臣也蜚廉之後造父

餘論更初

爲繆王御長驅一日千里救徐偃王之亂有飛
廉善走遺風焉及于秦仲誅西戎歿王事襄公
又戮力救周以兵送平王有大功世篤忠貞光
啟秦室卒并天下趙之先季勝亦蜚廉之子其
後小見之分晉大見之王宋鳴呼積厚者流澤
長所從來遠矣

文境空越

爲可堂初集卷之二

論

周武王論

史稱武王既克紂、紂燔于火而死、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黃鉞斬其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嗚呼、紂既已死矣、何爲射而縣其頭、且及其二女、武王不太甚乎、或曰、秦人

燔書太史公取偽泰誓而作紀故其訛如此余謂卽誠有之亦足見武王之行事坦直而無諱也石勒羯胡之權也尚曰大丈夫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况武王聖人乎聖人所以異乎後人者其行事實不相遠惟其坦直而無諱使天下其見其弔民伐罪之至公耳後人狐媚者則多曲折掩護既爲其實猶匿其名于是人被以大惡而不敢辭以斯人而當紂之死必爲之撫屍而

能令此輩汗下

哭或爲之歸罪于人而曖昧有不可名狀者矣其心固甚虛其理固甚屈不足以堪此也武王豈肯然哉紂而無罪則不當伐也紂既有罪伐之而克之矣則必三發射而擊且縣其頭焉無狗情無假手以暴著其征誅之實此乃所以爲武王也且夫文王之圖殷亦已久矣三分其二而不取天下勢未可取耳後人曲爲之辭謂盡忠于殷無取之之心然則何爲多征伐乎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邠伐崇侯虎所以致有二

一段論文王

者○非○朝○夕○之○故○其○受○命○也○諸○侯○知○之○祖○伊○知○之○
 卽○紂○亦○知○之○矣○史○稱○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虞○芮○之○訟○則○儼○然○改○法○度○制○正○朔○文○王○當○時○固○
 未○嘗○諱○也○豈○惟○文○王○太○王○亦○然○太○王○之○時○周○之○
 國○勢○尚○微○殷○雖○衰○而○紂○尚○未○立○居○然○自○擅○制○作○
 觀○大○雅○瓜○瓞○諸○詩○可○見○矣○泰○伯○虞○仲○之○讓○德○則○
 舍○之○季○歷○之○有○爲○則○立○之○早○屬○意○于○文○王○謂○其○
 必○興○故○詩○云○實○始○剪○商○剪○之○爲○言○猶○侵○削○也○詩○
 人○其○有○遺○直○哉○夫○廼○知○積○功○累○仁○者○聖○之○德○而○

一段論太王

而○規○伯○圖○王○者○亦○人○之○情○也○周○自○太○王○至○武○王○
 四○世○經○營○克○濟○其○事○覲○覲○天○物○不○于○其○身○于○其○
 子○孫○行○陰○德○乎○民○當○無○殊○後○世○之○小○斗○受○大○斗○
 予○之○類○而○論○者○過○求○聖○人○以○爲○皆○未○必○然○也○是○
 豈○聖○人○之○實○哉○然○湯○武○同○功○而○湯○之○于○桀○則○放○
 焉○而○不○誅○又○自○以○爲○有○慙○德○豈○湯○繼○虞○夏○禪○讓○
 之○後○創○爲○征○誅○未○敢○堅○信○不○及○武○王○謀○之○數○世○
 且○有○湯○之○前○例○而○行○之○更○爲○勇○決○也○歟○

其○然○豈○然○

此文借論武王正深恨曹孟德司馬仲達一

共和行政論

自有載籍。呂來人臣而攝天子之事。始于虞舜。維時堯雖老猶在位也。舜奉令承旨而設施之耳。禹之攝舜。猶舜攝堯也。然堯舜之意。誠欲致位于舜。禹故先之。呂攝非人臣當爲之分也。伊尹之放太甲。抗世子之法。師傳之義也。三年卽復辟矣。周公爲成王年幼而諒闇也。南面負扆以朝諸侯。元年攝位。二年王冠聽政。流言繁興。卽屈東避位。當是時。公蓋岌岌乎殆哉。余獨恠

厲王出居周。召共和行政之久也。凡十有四年。而宣王始立。此十有四年內。朝廷已無君矣。政教號令。將安附乎。使二公請命于彘而行之。國人不。服也。苟國人而服王命。王可反位矣。唯其不。反。知其不服也。抑奉嗣君監國欤。攷諸年表。已未。國人圍太子于召公之室。庚申。爲共和之元年。則太子之不在位也明矣。不請王命。不奉嗣君。而自爲政。此非人臣之職也。二公卒能同寅。協恭。上自請于吾君。下不拂于有衆。統百官。

以治萬民。天下晏如。事創而功奇。其臣節之著。更有出于舜禹伊周之外者。然而周室之不振。寔基于此矣。周道親親賢賢。衆建諸侯。自夷王下堂。見諸侯。已有尾大不掉之勢。但束于臣子之分。不敢無王。爾以二公之忠。不得已而行政。然其跡已似無王。而自擅矣。後之強臣。將眎其君。爲可有可無。而無君者。嗚斷恣行。亦不爲人臣之病。自是君日輕。臣日重。宣平而後。邦伯連帥之權。尊于共主。齊晉秦楚諸侯。狎主雄長。歷

數百年王不綱而至于亾矣。議者謂周之失策。在封建諸侯。不知諸侯無王之心。寔肇于共和。行政嗟乎。此豈二公之心哉。流極已。若此。故君子見微知著。循循然奉法守職。不敢爲非常之事也。易曰。含章利永貞。或從王事無成。孔子訓之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勿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人臣遭逢明聖。則幸矣。不幸而處亂朝。亦委曲彌縫。善則歸君。不敢自遂其意。以爲吾苟徑意而行。

之則後世必有亂臣賊子。藉爲口寔者。况乎處無王之朝。而居然理國柄。政十有四年。其久哉。夫以二公之忠。與其才能。處無王之朝。協和盡職。則爲國人所推服也。明矣。卽不戒諭國人。迎王復辟。或奉王命。禪位太子。而夾輔焉。則無王而有王矣。吾不知當時二公何爲。而久不及此。必俟十有四年。乃立宣王。豈其心固有見舜禹伊周之故事。以爲是攝也。無害臣節。然則舜禹伊周。固共和所托始。而臣道厲階。此其漸歟。

○喘○咎○更○奇○

周宣王論

夏少康漢世祖雖中興而實創業也中興之主
全盛者周宣王唐肅宗偏安者晉元帝宋高宗
此數人皆庸君而倖成者也宣王遭厲王之難
其爲太子亦孔艱矣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
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又十四年而
長于召公之家周召乃其立之此十四年之藏
身苟免揅心慮患備極危苦宜其後之爲君謀
老而守堅有大過人之行復文武成康之業及

觀其行事抑何悖也。不藉于畝則農功棄矣。敗績于姜氏之戎。料民太原則武備虛矣。殺杜伯左儒而非其罪。則忠臣結舌矣。晏起而姜氏待罪于永巷。則又樂危而忘德矣。卽如是皆危亡之道。故後人以厲宣幽平俱貪天禍。儕宣平于厲幽豈能中興哉。而猶謂之興者。大都其臣之力。周公召公治于內。方叔南仲仲山甫諸人治于外。赫赫勲業。遂令其君比迹于少康光武。如唐肅宗之有李泌郭子儀李光弼諸臣。亦能興

一〇証〇尤〇確

確論

也。然唐肅宗之爲庸君也。闇闇則弱。其後猶可。長世周宣王之爲庸君也。剛剛則好動而自用。其後卽有幽王之禍。幽王之不德。唯廢嫡立庶。以致身弑國亡。吾謂其端亦自宣王開之也。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切諫不聽。卒命魯立戲。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括而自立。宣王復伐魯殺其君而更立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當時諸侯固已知宣王之非矣。夫立子以嫡不

從〇古〇無〇人〇道

以○庶○周○制○然○也○諸○侯○背○王○制○猶○將○伐○而○正○之○况
 宣○王○實○導○之○使○背○啓○魯○再○世○之○亂○使○其○弒○逆○相
 尋○豈○能○為○訓○服○羣○辟○之○其○主○乎○君○令○則○臣○共○父
 作○則○子○述○幽○王○習○見○其○父○之○教○魯○廢○括○立○戲○以
 為○樹○子○之○可○易○也○遂○舍○宜○白○而○嬖○伯○服○而○不○以
 為○意○卒○召○驪○山○之○難○避○戎○而○東○遷○周○以○不○振○王
 業○大○去○是○宣○王○被○興○周○之○名○而○有○亾○周○之○實○信
 矣○哉○貪○禍○同○厲○幽○也

宣王中興惟詩人頌之耳周之詩人大都過

譽其君此論較為核實廢長立庶一段明確
 尤甚

周平王論

論者曰、周室之衰、失在遷洛、舉豐鎬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富室子孫、一敗而鬻田宅、豈能自立哉、余以爲其說似是非而非也、殷嘗五遷矣、不失舊物、周之先世、遷豳、遷岐、遷豐、鎬、每遷而愈興、後世之遷、莫失策于晉宋、委棄中原、都天下之尾、猶能帝制東南、出令行政者、百餘載、不如周之全有天下、僅亦守府一蹙、不振、以至于亾、嗚呼、周之衰、其不爲遷故也、明矣、然則如之何、語

日在德不在險。夫周道親親，此德之本也。觀小
弁之怨，平王亦能親親者歟。而其後乃知有母
不知有父，援申侯之力，導犬戎弑幽王，居然代
天子之位，其失德不已甚乎。揆諸討賊之義，申
侯者平王之賈克成濟也，不唯不討之而戍之，
君子讀揚之水而知國人皆背離平王矣。周之
亡國，曰幽厲繼統，曰宣平，然吾謂幽與厲同轍
也，宣與平不同轍也。厲王見逐于國人，以死故
宣王宜立，其立也足以興幽王，因太子之廢而

死是猶太子弑之也。故平王不宜立，其立也僅
免于亡，雖使居豐鎬之故都，以形勢東臨諸侯，
諸侯實應且憎，曰是固無父之君，覩顏在上者，
爾將平王心不死，亦實有隱疾焉，而氣沮神喪，
豈能修文武成康之政哉。自平而後，諸侯自擅，
二百四十二年亂，臣賊子相隨，屬不絕，亦平王
有以開之也。孔子憫焉，曰周雖不亡，已亡矣。爰
作春秋，以天子之事，予魯托始，隱公以云救也。
蓋平王爭國者也，隱公讓國者也，隱公桓公皆

非嫡子而隱加長宜立者隱而惠公之志不然
如○此○夾○發○繼○透
 惠之嬖仲子猶幽王嬖褒姒也欲立桓公猶幽
 王欲立伯服也隱公不忍爲宜曰之爭居攝以
 待桓公成先君之志比諸伯夷泰伯豈有媿焉
 是宜爲春秋之冠以風夫二百四十二年之爲
 亂臣賊子者使當是時平王尚可爲柱下之
 書將取而筆削之矣何必魯史舍共主而宗侯
 服豈夫子尊王之意耶或曰隱公之攝春秋勿
 予也故元年不書卽位不知此乃所以予隱公

也○隱○之○心○不○有○乎○位○者○故○不○書○卽○位○猶○夫○吳○使
 札○來○聘○不○書○公○子○也○以○札○心○不○有○乎○公○子○也○豈
此○解○亦○削
 貶詞也哉桓公之書卽位所以媿其不討賊而
 儼然爲君也隱不欲立不書立桓急欲立故書
 立從其實而著之褒貶自見矣三代以降有國
 者多至相爭故聖賢于讓德亟表之以風世史
餘波切確
 記繼春秋而作紀首五帝世家首泰伯傳首伯
 夷其亦夫子之志也夫

此是正解

魯隱公論

隱公宜君魯者也。曷為宜君？惠公嫡夫人無子，繼室聲子生隱公。禮諸侯不再娶，亦無二嫡。則嗣惠者，舍隱公其誰哉？隱公長為娶宋仲子，仲子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為夫人。生桓公，人亦未嘗洗發則惠公與衛宣公楚平王之事，何以異？斷之以禮，仲子不得為夫人，桓公不得為嫡子。况奪隱公所娶以生子，即以奪隱之嫡。尤人倫之大變，而謂隱當讓桓哉？春秋以前，惠公必媚周，借王

命以成其立仲子之惡故仲子猶在而天王歸
 明春秋深譏之隱公十一年書夫人子氏薨著
 惠惡之終成也解經不窮隱公誠賢君不幸而處此變曲
 成父志則當爲泰伯伯夷之逃去以潔其身奈何
 憐桓公之少而復爲之攝攝豈國人之心乎吾
 疑是時隱公自爲攝國人之公論則欲其爲君
 也故公子翬因而進其說遂及鍾巫之難是隱
 之以讓蒙禍也自古讓國自吳泰伯以外未有
 不致亂者季札之讓公子光以爭宋宣公之讓

華督以弑趙襄子之讓獻桓以逐殺若此類甚
 多雖大賢之人最盛德之舉事乖其正禍必隨
 之况隱承惠後溺情違理悖謬已甚弑逆有所
 必至哉易之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父子之
 綱紀其原皆出乎夫婦于此而不慎其敝有不
 可言者非一二世而已也故仲子以後桓有文
 姜莊有哀姜二姜宜淫造亂爲中冓希有自隱
 至閔四公三弑周公魯公之家法蕩然而一變

則○皆○惠○公○之○貽○謀○失○也○文○公○之○後○柄○移○大○夫○定○
哀○而○往○魯○如○小○侯○卑○于○私○室○迄○于○頃○公○不○復○再○
振○則○魯○之○亾○于○三○家○也○久○矣○三○家○非○桓○公○遺○孽○
哉○始○禍○則○實○由○仲○子○吾○故○備○論○之○以○爲○嬖○妾○亂○
嫡○舍○長○立○幼○之○戒○
論○得○周○到○

從○惠○公○娶○仲○子○立○論○所○謂○探○水○得○源○也○隱○公○
當○立○不○當○讓○不○辨○而○明

三桓論

魯○桓○公○弑○其○君○兄○代○之○位○身○亦○縱○夫○人○姜○氏○而○
被○弑○于○齊○兄○弟○夫○婦○之○際○爲○人○倫○所○羞○稱○此○不○
德○之○君○也○乃○其○後○長○子○孫○三○桓○之○強○又○與○公○室○
相○終○始○豈○天○道○哉○季○友○有○大○功○于○國○後○之○昌○而○
專○政○宜○也○彼○慶○父○叔○牙○何○爲○者○孟○氏○仲○氏○與○季○
氏○居○然○並○久○昭○公○見○逐○于○乾○侯○哀○公○被○攻○于○陘○
氏○楊○貨○以○惡○人○作○亂○而○不○勝○孔○子○以○聖○人○墮○都○
而○不○克○凡○有○意○于○除○三○桓○者○未○有○不○受○其○敗○且○

並○舉○大○奇○

逐春秋以後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矣。然六卿分晉，田氏代齊，三桓卒不篡魯，歷三十四世始滅于楚。是豈三桓之強不如六卿，田氏歟？抑豈魯之國勢猶勝齊晉歟？君子曰：是猶周公之遺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卽如是而魯之爲臣，豈有不世其家者哉？是其爲國重于恩而輕于法，法輕則君令不行，恩重則臣心不忌。其效可弱而不可亾。周道親親而大封建，亦周

周○魯○相○類○人○永○能○道

公贊之也。周公以其道大用之，治周權移諸侯。周之共主，僅亦守府小用之，治魯權移大夫。魯之公室卑于小侯，而傳世之久，亦正相等。是豈當時諸侯之誠欲尊周，大夫之誠欲存魯，彼旣侈然富且強，謂其君不足爲輕重，則亦置而勿取。此則忠厚之報，然吾以爲周公行王道亦太過矣。三代以上王者之天下也，三代以下王者伯雜用之，天下也。王者之天下，純乎道以治之，王伯雜用之，天下兼乎權以制之，而彼所爲親與

妙○論

大臣與故舊者豈可槩以優容之度宥之也哉。禍之積也始乎微而至于大。俟大故而棄則有不能棄者矣。秦之得天下也反乎周而全用伯秦○宋○漢○分○得○奇。故尊君抑臣而速亡。趙宋之得天下亦法乎周而全用王。雖無分封世卿之禍。然立碑太廟垂不殺大臣之戒。柄臣誤國者世有之。國亦久長而不振。惟漢之制度承周。秦之後鑒其弊而伯王雜用。庶爲近之。有天下者所當法也。

從三桓推論古今議極宏肆後幅王霸一大奇

荀息里克優劣論

荀息里克皆死。晉亂春秋書法若美。息而醜克焉。朱子曰：克之死賢于息萬也。何言之？人臣事君成君之美，不成君之惡。晉獻公殺太子立夷齊，大惡也。荀息探君之邪志而傳之，以及于難。匡救之義，謂何殆非所以忠獻公也。夷齊不立，不見殺，息不傳夷齊，諸大臣不服，亦不立傳而立立而殺，亦非所以忠夷齊也。且獻公所屬止夷齊耳，立卓子何爲者？得非以驪姬之弟所生

乎何息忠驪姬甚也成君之惡不可也成姬之惡尤不可也忠夷齊卓子非正也忠姬尤非正

好引証

也漢高帝之欲廢太子而立趙王也周昌廷爭之強期期不奉詔及昌傳趙王王死于醜昌謝病不朝見而死死死趙王者盡傳之節也諫高帝者忠君之義也苟息有周昌死趙王之節無周昌諫高帝之忠其死也不傷勇乎若息者謂之不食言之烈士可也聞道則未也至里克之傳太子也與息傳夷齊也異太子死克應死克而

不死將以有爲也有爲奈何曰爲太子復讐也

爲晉國平亂也爲先君補過也彼夷齊者豈非

搖國本釀晉亂成先君之過者乎討而殺之義

之正也又何辭焉春秋書曰殺其君之子夷齊

是不予夷齊爲君也不予夷齊爲君是予克能

此証亦確

殺也或曰君未踰年則謂之子齊公子商人弑

其君舍舍未踰年也而予爲君則不予夷齊者

可知已乃于卓子則書弑其君何哉豈以克爲

已甚乎抑果先君已葬卓子遂爲克君乎援義

而斷克之心要未肯君卓子也子糾死而管仲
 君桓公隱太子死而王珪魏徵君太宗君子猶
 或非之里克誠志士立志有本末事君有終始
 豈能低徊事讐爲違心背義之所爲哉然則已
 甚爲近是若曰春秋立天下萬世之防多責備
 賢者故于克有厚誅焉然克爲法受惡其心固
 無可憾矣惠公之殺克曰殺其大夫里克以殺
 之非罪也故官之官之而非討弑君之賊明矣
 非討弑君之賊則其非弑也又明矣相提而論
 以下合論

息之所守小信也克之所執大義也守信則成
 君之惡執義則明共太子之寃君之惡成晉日
 亂太子之寃明長君遞立晉漸有主不有廢者
 安有興者重耳之取威定霸誰實先爲驅除難
 哉則二子之功罪于國何如也雖然獻公承武
 公遺業已君晉矣何讐群公子聽士薦之說盡
 殺之其後諸子自賊殺雖息與克之忠貞無益
 徒爲亂耳報報之反天爲之矣嗚呼豈偶然哉
 是非異同參補四傳

齊桓公論

刪陸講山作

齊桓公霸功莫著于葵丘。天子使宰周公致胙。諸侯咸喻其志。至于讀舊書。不插血。嗚呼盛矣。然余嘗跡其葵丘五命。桓公身犯什而五六焉。笙竇之慘。公既弗念。天顯而閨門以內。姑姊妹多不嫁者。其得罪先君。可謂孝乎。公始立。孝公爲太子。屬于宋襄公。後用易牙之言。又欲改立武孟。樹子果不易乎。公多內嬖。後房置三夫人。又如夫人者六人。適妾果不亂乎。有高子之鼓。

有國子之鼓是官人以世者公也正月之朔五
屬大夫復事擇寡功者而謫之三則不赦是專
殺大夫者公也城楚丘城緣陵未嘗請王命公
羊以爲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是有封不告者公
也公乃詡然約法五條以正告同盟何相背之
戾哉以故葵丘以後秦伯之納夷吾也有封不
告矣晉惠之殺里克也專殺大夫矣以至鄰饑
而閉之糴矣丞賈君而身陷于不孝矣斯皆桓
公及身所親見而諸侯顯然犯之卒未聞出片

言以討罪此以知桓公未能居已于無過亦不
敢以此糾繩列侯也然則有盟而瀆之不如無
盟有約而敗之不如無約宰孔之過晉侯曰齊
不務德而勤遠畧可以無會而公羊氏則云桓
公震而矜之畔者九國公蓋欲以文貌欺天下
而天下卒不可欺欲以虛言脅諸侯而諸侯卒
不可脅自此而楚敢于滅黃狄敢于侵衛桓之
霸功衰于葵丘而非盛于葵丘也雖然桓公舉
動率不中禮而侈然能以霸功顯者皆管仲因

管仲爲出路

而導之也。公伐山戎，仲因導之以割地。公以蔡姬之故，怒欲伐蔡，仲因導之以伐楚。公負婦人而朝，仲因導以背，澹說于羣臣，凡管子致君之術皆載于其書。雖纖悉難以疏舉，而大要歸于因之與利導之。故桓公者，亡國之闇主，管子者治世之能臣也。唯管子以天下才不若桓公，以清心寡慾而後得以竟其用，亦唯桓公能舉國以聽管子，使無左右讒慝而後可以盡其才。此其所以霸也。然桓之基霸實始于柯之劫，以一

匹夫要盟，可以不聽，而桓公卒反其侵地。天下從而信之，及其後聚中原，冠帶之長而公詐為五命，以徒托空言，天下從而去之。疑信之間，公之霸業因以興廢焉。甚哉信不可不立。此晉文所以伐原而商君所以徙木也。假令管子而在，當必因而導之，以實其說焉。

桓公霸業全賴管仲，此論不為好異。

病中閣講山論一卷，甚快，偶去數語，襍寫稿。

中因以并刻，非敢攘瑜，見吾黨意識畧同云。

爾

趙盾論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亂臣賊子豈復有慕義愛君之心區區以空言折之能使之懼哉及觀于趙氏得禍而知空言洵可懼也。桃園之事趙穿爲之趙盾豈真弑君哉特以亾不越境反不討賊董狐以深文罪盾盾辭之而不克于是舉國之人審以爲盾弑君矣及盾已死屠岸賈爲司寇治弑君之賊日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乃與諸將攻趙氏

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匿公宮必索其子而出之乃已當是時微獨賈也自韓厥以外諸將皆治賊即晉君亦治賊若以討弑君之大逆名義甚嚴且正夷其族而俾靡有遺雖公宮亦不能庇遺腹之孤然則盾之弑君先之以空言即隨之以司寇之刑是非屠岸賈之族趙氏而實董狐之族趙氏也史書不可懼哉所以然者當時史官之書法不苟人奉之等爰書之重孔子曰

當○時○人○情○何○以○如○此

此○後○泛○論○史○官

吾猶及史之闕文慎之至也故崔杼弑君齊太

史書弑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而少弟又書崔杼卒亦被禍以此見其事甚重書弑者寧死而必爭被書者專殺以滅口如人之相擊一彼一此生死以之豈其文字之虛加而忽眚也哉蔡邕之續漢書故未成也王允恐其刺訊借黨卓之名以殺之崔浩作史即被慘禍魏收之魏書人以爲穢鄙之矣然不免于死後之棄骨總以其書可懼故怨深也自唐以後史臣

但取記事鮮所褒刺無關勸懲卽有之人亦不以其勸懲爲意遂使春秋之大義漸滅盡而不復著嗚呼國家之刑罰旣未必得其平而史臣之筆削復不足生其懼後世之亂臣賊子所以更甚于上古而莫之遏也

讀此方知史臣之重

季札論

古之讓國者若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斯已賢矣伯夷之讓爲父命也叔齊之讓爲天倫也泰伯仲雍亦爲父命也若季札何以稱焉父壽夢欲立之而諸樊餘祭餘昧以次而之國季子其於天倫無可非者壽夢遺孤竹亶父之命諸樊以下同魯隱公之攝而季子終附曹子臧之義不幾虛父兄之惓惓而節近于固乎札不讓僚不立公子光不爭而夫差亡國之禍亦無矣亡吳

者夫差季子讓實開之然則札之讓其召爭而
 速亡矣乎胡安國以後議者多以此罪札朱子
 曰非也札非違父兄之命而固讓也探微之
 不得已而讓者凡人之于事也見其形唯詰人
 見未形之幾史稱季札見微知清濁觀歷代之
 樂百世而下猶識其盛衰况吳之父母國乎吳
 自泰伯傳十九世壽夢始通中國此吳之盛也
 而衰亦因之其國好勝而尚功楚越連兵屢世
 不解一時風俗人心能動不能靜此其勢必至

此論更精微

虛驕瀆武爭雄中國不覆亡不止也以札之智
 豈不早見其敝乎且札之固讓一在諸樊之初
 一在餘昧之卒使札即嗣壽夢而立乎無以處
 夫諸樊餘祭餘昧矣天倫之謂何札與叔齊有
 同耻也迨數傳至餘昧而時有不同矣群公子
 若王僚闔廬夫槩春秋已富皆爭國之徒也喜
 事樂釁結客弄兵其能帖然君札聽其仁心出
 治乎蓋有不讓而不可得者矣且札唯賢而能
 讓群公子服之非力能制之也觀王僚被弑札

日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于是哭僚墓。復位以待噫。札處此。蓋亦苦矣。不忍負死者之命。不敢拂生者之心。莫適爲主。猶恐恐乎復位。以待光命。維光亦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則札之不能有爲。而爲群公子之易視也。明矣。使非讓德素著。而稍有猜忌。當是時。且不免于禍。札殆借讓以全身者歟。故曰。不得已而讓也。吳之爲國。泰伯以讓始。季札以讓終。讓同而所以讓異。是故泰伯知與季札季札矣。

至當之論

知○亡○泰○伯○不○讓○則○昌○無○以○受○命○而○開○八○百○年○之○治○季○札○不○讓○則○爭○攘○覆○亡○之○禍○將○中○于○已○以○是○逃○而○去○之○以○全○其○身○而○潔○其○志○嗚○呼○此○可○以○論○季○札○矣○

伍子胥論

改兒願愚作

兵兵入郢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三百
 然後已夫子胥楚人嘗北面事平王掘而鞭尸
 其已甚乎且子胥所為復父讐也父忠于楚以
 死子乃讐之鞭父所忠之君此豈父之志哉稽
 康為晉司馬昭所殺子紹仕晉蕩陰之難紹忠
 晉以死以子胥律紹晉亦紹讐也不讐且仕仕
 且死紹誠有愧于子胥子胥與紹其是非果誰
 屬君子曰論人者先論世春秋戰國之世其君

臣之分固甚輕而無一定也以其上有共主在諸侯皆無君而自王又地醜德齊並起者衆生其世者安得有一定之名不可解之分義以爲吾君也事而忠之其事而忠之者惟有知已之感志得道行然後盡心致命而不一故以孔子之聖孟軻之賢不拘一國不事一君轍迹遍天下若謂楚人必君楚雖去楚而猶爲楚臣則孔孟必沾沾于鄒魯而後可哉居是邦也謂之父母之國以不忍背父母有加愛也如父母之國

殺吾父卽爲父母之讐尚何愛之有豫讓烈士也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則以衆人報之孟軻亦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以君爲衆人以君爲寇讐因其所施以爲之報無不可者况子胥之讐楚以殺父哉身雖楚人久義絕于楚矣知有讐爾安知有王生而斬首死而鞭尸發乎至痛固其宜也然子胥深明恩怨他日何以死夫差余謂非死夫差死闔閭也闔閭固子胥之知已所云志得道行者也且賴其

確論

力以報父讐君臣之義已篤安得不始終之若
 夫差烏能死子胥哉夫差殺子胥猶平王殺伍
 奢也子胥之子不必從父死吳猶子胥不必從
 父死楚也故屬其子于齊鮑牧使其子剛戾忍
 詢能爲子胥亦奚不可報吳之殺父哉雖然此
 但爲列國言之君無定名故臣無定忠若大一
 統之世則君父等重無逃于天地之間人臣惟
 一忠爾雖遇桀紂亦爲龍比曷嘗斤斤較施報
 哉獨是嵇康于司馬昭昭未成爲君也豈非康

讐晉雖混一天下亦非有道之朝紹之盡忠不
 無太過若紹者終身不仕傷蓼莪之詩庶其當
 也

戰國蘇張之徒輕于去就固不必論賢如樂毅魏無忌虞卿廉頗輩皆不仕一國如臣節何得此論知當時君臣之分甚輕積疑始釋此與豫讓同解非輕君臣正重君臣也

爲
可
堂
初
集

卷
二

三



